

雍正王朝

上

刘和平

罗强烈

——作品——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雍正王朝



刘和平
罗强烈
——作品——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王朝：全2册 / 刘和平，罗强烈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360-8302-8

I. ①雍… II. ①刘… ②罗…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6773号

本书由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改编而成

出版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张懿
责任编辑：陈宾杰 杨淳子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荆林设计

书 名	雍正王朝 YONGZHENG WANGCHA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51.5 2插页
字 数	940,000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目 录 |

片头	1
第一集 办差阿哥	2
第二集 哀民生之多难	19
第三集 困龙在田	39
第四集 庙堂鼠雀何其多	62
第五集 虽千万人吾往矣	85
第六集 孤臣难为	111
第七集 我有深疾问不得	133
第八集 八爷如意否	153
第九集 戒得 戒得	175
第十集 满朝乱敲东宫鼎	198
第十一集 争是不争 不争是争	218
第十二集 难扶是阿斗	237
第十三集 千里杀人睡眠松	257
第十四集 火烧《百官行述》	278
第十五集 明月照萧墙	297
第十六集 西北有鹿	319
第十七集 霜刃未曾试	341
第十八集 传位几阿哥	360
第十九集 雄主有忌	379

第二十集	雍正通宝	398
第二十一集	天下第一巡抚	415
第二十二集	英才难入彀	435
第二十三集	逢君之恶	454
第二十四集	罪在朕躬	474
第二十五集	天子重英豪	494
第二十六集	取瑟而歌	513
第二十七集	英雄欺人大将军	532
第二十八集	灯下黑	552
第二十九集	跪雨午门	572
第三十集	摊丁入亩	592
第三十一集	包衣奴才	615
第三十二集	连贬十八级	635
第三十三集	本是同根生	654
第三十四集	旗人原来不耕田	672
第三十五集	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690
第三十六集	科甲朋党	710
第三十七集	图穷匕首见	730
第三十八集	八旗议政	750
第三十九集	有国无家	768
第四十集	高处不胜寒	791
后记		814

| 片 头 |

(黑白画面)

巨大的太和门死气沉沉地敞开着，远处是深不见底的天空。

沉重的脚步声一下一下传来，发出巨大的回响。

一个拖着偌长辫子的瘦削而巨大的背影出现在大门的方空中，一步一步向大门走去。

背影在不断地前行，大门却依然是那样远，那样远……

突然，那背影站住了，脚步声也消失了。随之而起的是那背影带着回响的画外音：“什么？说朕是抄家皇帝？朕就是抄家皇帝！凡是亏空公款，贪没钱财的官员，一律抄家！”

回音还在响着，一方黑影扑向画面右侧的空白处，咣的一声巨响，那四方的黑影又飞出画面。

空白处显出一方巨大的朱红阳文篆字：雍正王朝！

主题歌起。

| 第一集 办差阿哥 |

1. 黄泛区通向北京的驿道上

一个箭衣紧装的驿差不断挥鞭猛抽胯下的快马，向京城方向疾驰。

画外音：康熙四十六年，连日大雨，黄河暴涨。河南、山东多处河堤决口，淹没田土房屋无数……

驿差汗流满面的背景上迭出：

咆哮的黄河洪流铺天盖地汹涌而来。

河堤崩缺，大树摧折，无数房屋坍塌。

一望无际生民聚养的土地，顷刻化为浩渺的泽国……

2. 北京永定门外

驿差胯下那匹快马，一声悲嘶，口喷白沫，前腿一软，向前瘫倒。

那驿差被掀翻在地。

驿差挣扎着爬起，举着那份已被汗水浸湿的六百里加急奏折，踉踉跄跄向守门护军奔去。

气喘吁吁的驿差：“六百里加急……六……”

终于，那驿差也倒在城门洞外。

护军把总从驿差手中抽出那份奏折，一看，大惊。

——奏折的封套上赫然粘着三支羽毛，羽毛下写着：六百里加急！

护军把总急对两名护军：“快，搀起他，送午门！”

两名护军架起驿差，紧跟高举奏折的把总，向城内飞奔而去。

彤云密布的天空，一道电光直掣天际：远处传来隆隆的闷雷声。天已经黑了。

3. 乾清宫

满殿黑压压的，一片红顶花翎。

诸王贝勒在前，众大臣在后，井然有序地跪着，鸦雀无声。

康熙高大的身躯，像雕塑般面对殿侧的大柱，一动不动。

大柱上用颜体楷书铭刻的字迹依旧赫然清晰：“平三藩”“河务漕运”。

“河务”二字越推越大，渐渐占据整个画面。

康熙倒背身后的手中那串楠木念珠在慢慢转动，越转越快。

跪在地上的诸王贝勒和诸大臣瞥着康熙手中飞速转动的念珠，益发屏声敛息，暗自戒惧。

那串念珠放慢了转动的速度，康熙慢慢转过身来。

那双犀利有光的眼睛在慢慢扫视着诸王贝勒和众大臣。

突然，他的目光停住。

第一排的第一位和第四位醒目地空着两个位置。

康熙：“太子呢？四阿哥呢？”

不等侍立在身旁的李德全回话，他紧接着严厉地问道：“太子胤禔和四阿哥胤禛为什么没来？”

李德全：“回万岁爷，太子不在毓庆宫，四贝勒也不在府里。奴才已分头派人找去了。”

4. 御花园

大雨倾盆。

几名太监打着气死风灯，到处寻找胤禔：

“太子爷，万岁召见呐！”

“太子爷，快去乾清宫吧！”

5. 御花园的假山石洞里

一道闪电，显出了紧紧相抱的太子胤禔和康熙的媵嫔郑春华。

胤禔一边在坦露胸襟的郑春华怀里狂乱地亲吻，一边气喘吁吁地嘟哝着：“下吧，下吧，老天爷，千万别停雨！”

郑春华双目微闭，一手摸抚着胤禔不断拱动的头。

石洞入口处，把风的太监何柱儿听着洞内发出的声响，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突然，何柱儿全身像掀动了机括般一耸。

远处，传来了寻人太监的呼唤：“太子爷，万岁召见呐！”

6. 户部书办处

烛火通明，算珠噼噼啪啪拨得山响。

大厅两侧全部是书案，书案上堆满了摞积的账册，几十名书办正在飞快地拨动算珠，疯了似的紧张地清算账目。

大厅正中座位上，胤禛正面容凝重地端坐着等待清算结果。

胤禛府中的总管太监高勿庸领着两名大内太监急匆匆闯了进来。

高勿庸：“禀主子，万岁爷召见。”

胤禛却依然端坐未动：“知道了。”

高勿庸无奈，只得领着两名大内太监退了出来。

7. 乾清宫

康熙高坐在龙椅上，紧闭着眼睛，仿佛在竭力掩饰内心的震动和痛苦：“河南、山东发来奏折，黄河决了十几道缺口。想不到朕数十年的治河心血，竟然毁于一旦！上百万灾民……上百万的灾民哪……”

正在此时，仓皇赶到的胤礽正偷偷地溜进殿来，悄悄地在最前面自己的位置上跪下。

康熙并未睁眼，却如同长有第三只天眼，突然喊道：“胤礽。”

胤礽微微一颤：“儿、儿臣在。”

康熙：“你是太子，你说，该怎么办？”

胤礽：“儿、儿臣以为，应该马上救灾、马上修、修河堤。”

康熙：“怎么救灾？怎么修河堤？”

胤礽：“这个……皇阿玛英明睿断，自有主张。”

康熙猛一睁眼，直逼胤礽：“朕是有主张，朕现在要问你的主张！”

胤礽啜嚅着似想再说，苦于无以对答，只得低下头去。

跪在胤礽后面的诸阿哥立刻有了反应——

挨跪在一起的九阿哥胤禔和十阿哥胤禛飞快地交换了一个幸灾乐祸的眼神。

接着，胤禔手肘轻轻地碰了碰跪在左侧的八阿哥胤祀。

胤祀却丝毫不动，依然是眼观鼻，鼻观心，神情肃然。

其他如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和十四阿哥胤禵，虽未喜形于色，却也神态怡然。

唯有跪在一侧柱旁的十三阿哥胤祥满面焦灼，同情地看了看萎跪佝偻的胤初，又瞟了瞟胤禔的空位。

8. 户部书办处

书办们仍然在紧张地拨弄算珠。

已经算完部分清册的书办，陆续将清单交与总书办汇数。

端坐堂皇的胤禔仍然面容凝肃，岿然不动。

久候在门首的高勿庸和传旨太监已急得抓耳挠腮。

传旨太监对高勿庸：“老哥，快去催催你们主子吧。再不去，万岁爷可要龙颜大怒了。”

高勿庸略一踌躇，硬着头皮又趋至胤禔身旁：“主子，宫里传旨的太监又在催了。奴才看……”

胤禔倏地将头扭了过来，两道寒邃的目光直逼高勿庸。

高勿庸略一哆嗦，赶忙低下头又退了出去。

9. 乾清宫

康熙已经由焦虑而愤懑，大声斥道：“宗室与国同体！你们这些阿哥，平日养尊处优；一旦国家有事，竟然一个个张皇无策！现在，这大水淹的是百姓，照这样子，明天淹的就会是你们，是这座紫禁城！”

严威之下，诸王贝勒和诸大臣把头伏得更低。

唯有胤祀倏地把头抬起，朗声说道：“皇阿玛，儿臣有话要说。”

康熙闻言，平了平气息：“好，你说。”

胤祀：“一条黄河，千古泛滥。历朝历代，哪一年百姓不受黄患之苦？可自皇阿玛当国以来，殚精竭虑，倾力治河，百姓不受黄河之灾近三十年。遍览史册，古来治理黄河者，不但未有如皇阿玛之功，亦未有皇阿玛之诚。此次黄患忽发，不在人事，纯属天灾。皇阿玛怀忧民之心则可，抱自疚之意则不必。”

斯言一出，满殿沉闷的气氛为之一扫。

胤禔、胤禵更是喜形于色，赞许钦佩的目光热辣辣地投向胤祀。

康熙虽未受颂即喜，神情已显出“此言倒也不谬”的颇以为然，向胤祀许了个“往下讲”的鼓励暗示。

就在此刻，胤祥突然大声说道：“八哥，你不要忘了，康熙四十三年，黄河还发了一次大水！”

胤祥的驳诘，虽是实话，却太不合时宜，已见缓和的气氛陡地又紧张了起来。

康熙的脸色也一下子阴沉下来。

胤祀一怔，旋即镇静，侃侃答道：“这正是我要说的。康熙四十三年黄河发水，各地督抚为了从国库掏银子，将灾情无限夸大。结果受灾的府县、人数都没有所报之多。因此，儿臣敢于断言，这一次的灾情也必不像奏折上所报之大。”

胤禩再也按捺不住，大声捧场：“说得好！八哥，你继续说！”

10. 户部书办处

总书办已算出最后的结果，举着清单向胤禩大声报道：“禀四贝勒，国库现存库银七百三十五万两，除去不能动用的压库银五百万两和朝廷急需支出的各项银款一百八十九万两，能拨的赈灾银款不足五十万两！”

胤禩闻言一惊，猛地站起，一把抓过那份清单，大踏步走出大厅，对高勿庸和传旨太监说道：“备马，去乾清宫！”

11. 乾清宫

胤祀慷慨陈词：“儿臣以为，当务之急无非粮、钱两项。第一，立刻降旨灾区邻近省份，命他们即刻调运粮米运往灾区；第二，立刻降旨户部，从国库拨款抢修河工。”

此言甫毕，满殿活跃。

“八贝勒条清缕晰，恰中肯要！”

“八哥所言极是，皇阿玛就立刻降旨吧！”

也就在此时，殿门外传来胤禩的声音：“儿臣胤禩有话陈奏！”

众人闻声皆是一怔。

殿门外，胤禩脱下湿淋淋的油衣，快步走到自己的空位上跪下。

康熙：“胤禩，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

胤禩叩了个头，答道：“回皇阿玛，儿臣在户部清查国库存银和灾区邻近数省的存粮实数去了。”

此言一出，胤祀脸色立变。

胤禩、胤禩、胤禩脸色都是一变。

胤禩接着大声嚷道：“皇阿玛，户部是八哥奉旨该管，四哥这是越俎代庖！”

康熙的目光徐徐扫视了一遍胤祀、胤禔、胤祫、胤禔，然后落在胤禔身上：“胤禔，九阿哥的话你听到了，怎么说？”

胤禔：“是。户部是八弟该管，但皇阿玛曾对儿臣说过，叫儿臣平时多多留心国事，军政民事凡有建议要随时向皇阿玛和太子奏陈。”

康熙不置可否，淡淡地说道：“那就把你清查的数字说来听听。”

胤禔又从容地叩了一个头：“是。刚才胤祀陈奏，应立即降旨灾区邻近省份调粮和户部拨款，儿臣都已听到。可据儿臣所查，邻近省份已无粮可调，户部也无款可拨。”

康熙猛地从龙椅上站起：“唔？！”

满殿中人尽皆一惊。

胤禔：“据查实，由于康熙四十三年黄河大水，邻近黄泛区的直隶、两江以及湖广、四川的早年存粮都已调运一空，而这两年丰歉不一，各省存粮自保尚且不及，根本就拿不出粮食调往灾区。”

康熙开始来回踱步，手中的念珠也随着步伐的加速越转越快。

胤禔：“再说国库存银。由于各省应缴的赋税连年积欠，而在京的王公官员又常年挪借库银，现在户部能拨出的库银已不足五十万两。又要赈灾，又要修堤，杯水车薪，至少缺银二百万两以上！这是清单，请皇阿玛御览。”

李德全连忙从胤禔手中接过清单，转呈康熙。

康熙拿着清单的手已禁不住微微颤抖，声调也失去了平时的从容清朗：“这几年朕把国事交给太子和你们阿哥协同管理，想不到会弄成这个样子……胤祀，你怎么说？！”

胤祀无言，只有叩头。

康熙：“还有胤祀！你是兼管户部的阿哥，亏空如此，胸中无数，还在这里纸上谈兵！”

胤祀也重重地叩了个头，答道：“儿臣有亏职守，请皇阿玛治罪。”

康熙复把眼光徐徐转向胤禔问道：“胤禔，看起来你是心中有数了，你说，眼下如何处理灾区的事情？”

胤禔：“儿臣愚见，立刻拨出库银四十万两，在直隶一带向富户买粮急运灾区，以解眼下之急。其余不足之数，立派钦差前往江南筹款购粮，赈济灾民过冬，抢修已坏的河堤。”

举殿默然。

康熙：“灾患如此，皆因人事不修，人事不修，上天才降下灾祸。传旨天下，今年秋决人犯停勾一年，其余在押囚犯凡援例可赦者一律大赦！”

众人：“皇上如此仁慈，必能上格天心！”

康熙提高了声调：“至于派谁为钦差大臣，朕和上书房大臣商量以后再定。佟国维、张廷玉、马齐留下。”

佟国维、马齐、张廷玉叩头应道：“是。”

康熙：“其余的人都跪安吧。”

余人齐应：“是！”

12. 毓庆宫

白发苍苍的王揆颤颤巍巍地揭开《大学》的第一页，对坐在书桌对面出神的胤禔说：“太子，你翻开《大学》第一页。”

“第一页？”胤禔不知是真的不解，还是知道王揆又要借讲书而进言，“师傅，你没有弄错吧？”

“臣岂会弄错。请太子翻开第一页。”

“唉！”胤禔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却漫不经心地翻开书皮。

王揆：“圣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请问太子，何谓‘明明德’？何谓‘亲民’？何谓‘止于至善’？”

胤禔：“师傅，你这几个‘何谓’，在我十岁的时候就问过了，你难道不厌烦吗？”

王揆：“老臣岂不记得。可是，太子你记住了吗？”说到这里，王揆激动得声调也有些颤抖了：“昨天，皇上在乾清宫召见群臣，商量赈济灾民的大事。你却迟迟找不到人，等到皇上咨问，你又应对无策，貽笑臣工。太子，不是老臣诤言，你是连这《大学》第一章第一句都全忘了呀！老臣身为太子之师，有负我大清列祖列宗之托，有负天下兆万臣民之望哪！”

至此，王揆已是喉头哽塞，泪流满面。

面对这位说不得、骂不得的师傅，胤禔：“好了，好了，我记住了。柱儿呀！”

何柱儿闻声应道：“奴才在。”

胤禔：“今天就讲到这儿，你送师傅出去吧！”

王揆：“太子……”

胤禔转身对愣着的何柱儿一跺脚：“还不送师傅出去！”

何柱儿：“瞧。王师傅，您请吧！”

王揆叹了口气，合上书本，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

正在这时，胤禔走了进来，望着泪痕犹在、蹒跚离去的王揆，怔了一怔，转身对胤

初：“二哥，王师傅怎么了？”

胤初：“还能怎么？皇阿玛见了我就骂，师傅呢，见了我就哭。还有人背着我向皇阿玛邀功。我这太子窝囊哪！”

胤禛一怔，说道：“太子爷，我到户部清查账底，本为了给您提个醒，没想遇到那当口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决不是为了邀功！”

望着满脸凛然的胤禛，胤初：“老四，我不是说你，你何必多这个心。”

胤禛：“是。”

胤初瞥了一眼宫门，压低声音：“老四，哥给你掏句心窝子里的话，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落到见了皇阿玛就像老鼠见了猫，老八他们几个还时不时给我下药儿。我有时候想，还不如……”

胤禛闻言一惊，正色答道：“请太子不要再说，臣也不要再听。”

胤初：“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老四啊，你到这儿来是不是想让我跟皇阿玛说派你到江南筹款赈灾的差事啊？”

胤禛：“二哥，您说，这差事我不去还有谁愿意去？”

胤初：“是呀，你不去，还真没人愿去呢。就说这筹款吧，二百多万银子向谁要去？就算筹到了还不得罪一大帮人？筹不到呢，差事就办砸了。老四，怎么说你也是我的人，没把握就千万别去顶这个缸！”

胤禛不禁激动起来：“太子，千里泽国，百万灾民，可直接关系到咱大清的江山社稷呀！身为皇子，臣愿为皇阿玛分忧，为太子分劳。苟利社稷，个人的荣辱得失臣弟在所不惜！”

胤初：“好吧。我同皇阿玛去说。”

13. 胤祀府内花厅

胤禔、胤禛一面快步走了进来，一面大声嚷道：“八哥，八哥，皇阿玛把筹款赈灾的差事派给老四了！”

胤祀站了起来，微微一笑，说道：“坐吧。”

胤禛：“八哥，你这本书我真看不懂了。老四背着你到户部挖你的墙脚，你不吭声儿；他如今又抢了个钦差大臣的差使，你还是不吭声儿。你怎么就这么好的脾性呢？”

胤祀：“话不是这样说。四哥虽然阴沉了点儿，可是做起事儿来还是肯卖命的。这一点我们都还得向他学呀！你们想想，几个省遭灾，上百万的灾民，一下子就要弄几百万两的银子，这差事儿好办吗？换上你们，你们愿意去？”

胤禛：“我才不去！”

胤禔拉长了声调：“我也不去。几百万两银子，你去筹，还得人家愿意给。我就不信老四他敢去抢！”

胤祀：“是呀，我也担心四哥这一去不会那么顺溜啊。你们说，他会从哪个道口筹款？”

胤禔、胤禛对视着想了一阵，胤禔突然站起，失惊地说道：“他该不会去扬州找盐商吧！”

胤禛大声接道：“没错！九哥，老四这是瞅准了你的小金库了！”

胤禔：“操！想掏咱哥儿们的钱，替他邀功，没门！八哥，你看我是不是给任伯安写封信去？”

胤祀沉吟了一会儿，说道：“算了。上百万的灾民，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再说，江南那么大，四哥也未必非得挑你的门人下手。”

胤禔：“他要真是去扬州找盐商呢？”

胤祀不再说话，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14. 养心殿

康熙望着跪在地上前来陛辞的胤禔，徐徐问道：“胤禔，知道朕为什么派你去赈灾吗？”

胤禔始一愣，继而答道：“因为儿臣在康熙四十三年办过赈灾的差使。皇阿玛，儿臣举荐十三阿哥胤祥随同前往，请皇阿玛恩准。”

康熙默然片刻，问道：“为什么？”

胤禔：“康熙四十三年，胤祥曾和儿臣一道办理赈灾，做事勤勉，忠心可嘉。”

康熙踌躇了片刻，勉强答道：“好吧。就让胤祥随你一同前往。”

胤禔大声应道：“是！”

康熙：“你这一向还在念佛吗？”

胤禔：“每月的初一、十五斋戒念佛。平日心绪烦扰的时候，念念《金刚经》和《普门品》。”

康熙：“嗯。”接着，把握在手里的佛珠举了起来：“带着它，时时记住，百万灾民在等着你救命。”

胤禔急忙上前双膝跪下，双手捧过佛珠。

佛珠的特写。

一阵木鱼声从远方传来，渐近渐响……

接着，像是无数人在呻吟，又像是诵经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渐近渐响……

那串佛珠竟自己转动起来，渐转渐大，最后占据了整个画面……

15. 扬州城郊、城隍庙外，入市口

转动的佛珠化成了沉重滚动的牛车轱辘。

牛车上，一具一具灾民的死尸擦得像小山般高。

“啪！”又一具死尸被扔在“尸山”上面。

装满死尸的牛车沉重地滚动着碾去。

一辆空着的牛车又沉重地滚动着碾来。

随着抬尸人起伏的节奏，一具具尸首又渐渐越擦越高。

镜头摇开：车道两旁躺满了呻吟着的灾民。

“嘚嘚”的马蹄声传来，几名便服行装的汉子牵着马走了近来——他们竟是风尘仆仆的胤禛、胤祥和几名侍从。

突然，他们听到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女孩的哭声，一齐停住了脚步。

不远处的路旁，一个黄瘦的女孩正扑在一个死去的老人身上大声哭喊：“不！不！别拉走我娘！别拉走我娘！”

站在旁边的几位抬尸的汉子停住了手一齐望着远远站着的一个官府差吏。

那差吏皱着眉头焦躁地说道：“钦差大臣这几天就要到了，所有的尸首都要拉到火化场去化掉。”

远远望着的胤禛和胤祥不禁对视了一眼。

几个抬尸人又走近那老人的尸首。

那女孩死死地抱住老人的尸首不肯离开。

不远处，躺着、坐着的灾民们纷纷投来漠然的目光。

一名老年抬尸人对那女孩温言说道：“孩子，难得你有这一片孝心，既然不愿你娘被一把火烧了，就到那边去——”说着一指。

手指处，一溜儿摆着几具木板钉成的盒子似的“棺材”。旁边两名人牙子一端一个手里握着绳头。长绳上绕手臂绑着的七八个小女孩正一排儿坐在地上呜呜地揩眼泪。

“卖了自身，既能葬你娘，又能给自己找个吃饭的地方。怎么样？”

那女孩惶急地哽咽着说道：“人家说了，那儿是买去做妓女的，我不能去！我不能去！我的两个同乡去给我娘讨钱买棺木去了。大伯、大叔行行好，先别把我娘拉走。我这

给您磕头了。”说着，就把头在地上磕得砰砰直响。

那差吏喝道：“哪有那么多废话！抬走！”

几个抬尸人应声提起老人的尸首就要往牛车上扔。

那女孩尖哭着扑上前去拉住老人：“你们别拉我娘，我愿意卖了自己！我愿意卖了自己！”

抬尸人闻言又放下了老人的尸首。

那差吏见状向远处喊道：“王三发！这有个愿意卖身的！”

“棺材”旁的一名人牙子闻声走了过来，一把端起那女孩的下巴，眯细着眼睛打量着那女孩的面孔，点了点头，又说道：“张开嘴，让爷看看牙口。”

女孩抽泣着张开了嘴，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

那人牙子满意地点了点头，从腰间的褡裢中掏出一把铜钱塞在一个抬尸人的手里，说道：“成了，抬棺材去吧。”说完拉起那女孩就走。

远处，眼中冒火的胤祥扔掉马缰就要向前。

突然，一只大手拦住了他。

另一只手不断转动着佛珠的胤禛一面向胤祥摇了摇头，一面轻轻地叹了口气。

16. 入市口尽头的一个小镇口旁

这里是难民营与当地居民相隔禁地的边沿。

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哭喊声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围观。

胤禛一行也被这哭声吸引，牵着马走近人围。

人围中，一领破席盖着一具尚未成年的少年尸首。

破席一端露出那少年干瘦的小脚。

一个乌眉灶眼的孩子跪在尸首旁嚎天吼地哭喊：“大爷们哪！买下我吧！买下我吧！我得卖几个钱葬了我哥呀！我哥死得惨哪！他讨来的残汤剩饭都让我吃了，他是为了我活活饿死的呀！”

这时，已有些人朝这少年面前扔铜板。

那孩子不停地叩头：“你老积善有福呀！生下儿子个个点状元，生下女儿人人封诰命哪！你老人家后人红顶子用车装，凤冠霞帔用船运哪！”

人围中有人笑出声来：“这小子花嘴不要钱，出这么多红顶子，凤冠霞帔，谁来养活他们哪？”

那孩子接口哭应：“我来养哪，谁教他们都是儿子和女呀，我做牛做马，拼死累活都